

175
421
40

林子全書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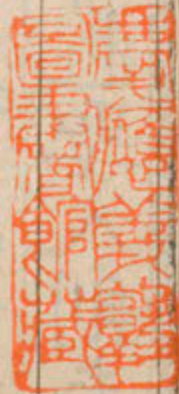
十六

林子

孟子正義纂卷下

聖人人倫之至

林子曰。世人於君臣則思義。而或有不義。於父子則思仁。而或有不仁。於兄弟夫婦朋友則思序。思別。思信。而或有不序。不別。不信。所謂勉強爲善。猶爲未善也。聖人遇君臣則卽義。以其止於義。而義則隨感而應也。遇父子則卽仁。以其止於仁。而仁則隨感而應也。遇



兄弟夫婦朋友則卽序卽別卽信。以其止於序止於別止於信。而序而別而信則隨感而應也。

### 聖人仁覆天下

林子曰。余嘗考之太古矣。民未知有父子也。聖人則父之子之。旣之而復仁之。則天下萬世之爲父子者定矣。民未知有君臣也。聖人則君之臣之。旣之而復義之。則天下萬世之爲君臣者定矣。民未知有夫婦也。聖人則夫之婦之。旣之而復別之。則天下萬世之爲夫婦者定矣。此蓋以其三綱之重。以利天下萬世。而天下萬世熙熙皞皞於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別。蓋有不知爲之也。他如八卦之畫。耒耜之教。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不封不樹。易以棺槨。書契爲治。日中爲市。剡木爲舟。掘地爲臼。以此而利天下萬世。而天下萬世之遠。蓋有日用而不知矣。

### 道二

林子曰。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蓋道者。行道之道。卽路是也。故堯舜之所由者。仁路也。幽厲之所由者。不仁之路也。欲知堯舜幽厲之分者。無他。直所從由之路。仁不仁之間爾。

所欲與之聚之

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晁錯此言。其有得於三王之心者乎。林子曰。人莫不有君臣之情焉。而三王則有以義之而不使廢也。人莫不有父子之情焉。而三王則有以仁之而不使離也。人莫不有男女之情焉。而三王則有以別之而不使之曠且怨也。有恒產者有恒心。人之情也。而三王則有以士之農之工之商之。而不使之游且惰也。余此言也。其亦有得於三王之心者乎。

惟大人格君心之非

林子曰。格者格也。格而去之之義也。書曰。格其非心。孟子曰。格君心之非。或謂感格君心之非者非也。謂感格君心則可。謂感格君心之非。似於文義為戾。

林子曰。大學之道。格其心之非也。大人之道。格君心之非也。格其心之非也。而平天下之機在我矣。格君心之非也。而定國之機在我矣。若必於物而正之。是其所正者物。而非心也。豈大學之學。平天下之要道邪。若必於政而間之。是其所間者政。而非心也。豈大人之學。定國之要道邪。故為學而不格其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自賊者也。為臣而不格君心之非焉者。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林子曰。我無善而名譽流者。非身之福也。我無惡而詬訛興者。非身之灾也。或問毀譽果能忘之與。林子曰。忘之而無所

於忘也。其次則忘之而有所於忘也。豈曰毀譽而榮辱亦且忘之矣。豈曰榮辱而利害亦且忘之矣。豈曰利害而死生亦且忘之矣。而其所以然者。以其不知有身故也。夫既不知有身矣。則亦何生何死。而况於利害。而况於榮辱。而况於毀譽乎。

舜不告而娶

林子見時有不昏者。而必語之曰。子之一身至重也。天開地闢。而人生焉。世世不絕。而至於子之身。自是子而復孫。孫而復子。至於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尚未艾也。是子之一身。上而為天地開闢以來祖宗精神之所聚。下而為天地未有終窮之時。子孫命脉之所寄。所繫之重。至於如此。而子乃忍於斷棄倫續。以為高且潔者。其殆未聞舜之大孝。孟子無後之旨乎。

黃帝。老子。道家之祖也。黃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林子曰。豈惟黃帝老子。至於

列禦寇。莊周。及諸所稱玄也。則亦有而昏而  
嗣者。是道家之倫屬。余嘗聞其語矣。若今之  
真人府。張道陵之後也。道陵漢和帝時人。孫  
子傳。至于今不絕。是道家之倫屬。余又見其  
人矣。

釋迦。釋氏之祖也。妻耶輸氏多羅。子羅睺羅。  
林子曰。豈惟釋迦。至於維摩詰。傅大士。及諸  
所稱禪也。則亦有而昏而嗣者。是釋氏之倫  
屬。余嘗聞其語矣。若今之茶馬司所轄諸國。  
皆西僧之酋也。室家俱有。嗣續相傳。是釋氏  
之倫屬。余又見其人矣。

林子曰。今之和尚道士。率以不昏不娶爲高。  
豈今之和尚道士。清淨寂滅。反有過於黃帝  
老子釋迦也哉。

林子曰。釋流之不嗣續也。斯爲釋迦之異端  
矣。道流之不嗣續也。斯爲黃帝老子之異端  
矣。

林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縱能作佛。且不

可以無後。况甘心於無後。而又無作佛之心乎。然而學佛者。槩多庸流。而釋氏之旨。安能頓悟。乃於男女之大欲。卽能斷而棄之。豈人之情哉。必不然矣。是故袈裟昌而倫屬滅。非釋迦之罪。學釋迦者之罪也。

東夷之人也

或問釋迦不生於夷。與林子曰。玄德之辯。至德之文。王華人得而夷之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林子曰。大人而赤子者。寂然不動也。赤子而大人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或曰。赤子之心。寂然矣。何爲乎其不能感而通邪。林子曰。赤子之寂然者。猶反舌而無聲也。春至能言。豈非所謂大人感之而遂通邪。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林子曰。赤子者。無知之大人也。大人者。無所不知之赤子也。道本至足。各足焉爾矣。余故曰。聖人之聖。非有加乎其性也。但不失之爾。



林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人之赤子也。林子曰。余嘗卽耳目而例論之。赤子之耳。赤子之目。赤子之心。一也。及壯且老。亦此赤子之耳。亦此赤子之目。亦此赤子之心。而未嘗改乎其初也。故率其耳之性。而未有不聞。率其目之性。而未有不見。率其心之性。而未有不覺者。自然而然也。豈其學聞學見。而後能聞能見。學知學覺。而後能知能覺邪。

老子曰。樸散而爲器。林子曰。赤子之心。不謂之樸乎。而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以全樸也。樸散而爲器。殆失其天命之初矣。

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大人一天地也。而天下之大。皆得而覆載之。大人一日月也。而天下之大。皆得而照臨之。大人一四時也。而天下之大。皆得而春秋之。大人一鬼神也。而天下之大。皆得而屈伸之。夫大人之分量。而有若是其大者。亦惟不失赤子之

心而非有所加也。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赤子之心也。奚假人爲。但不失之爾。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林子曰。深造。卽易之退藏於密也。其曰道。卽不動。心有道之道也。道卽法也。行法俟命之法也。故曰心法。自得之也者。得我本來所自有之物也。渾然在中。粹然至善。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我也。故曰自得。自得也者。得吾元所自有也。凡言之字。皆有所指而言也。豈非堯舜之中。孔子之一。乃吾之真去處。我之所自有也。故深造之。深造此也。自得之。自得此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又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孔曾思孟之書。言之字甚衆。

居之安

林子曰。草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於神明之

舍。易謂之太極。故寂然不動者。植根固也。孟子所謂居安者是也。而感而遂通。則華見乎外也。孟子所謂左右逢原者是也。余於是而知心安於神明之舍。太極立焉。而兩儀而四象。而八卦。無不備具。而萬物亦生生而不窮矣。

博學而詳說之

林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所云博學者。亦非他也。蓋欲反之。吾身而詳說之。以求吾身之所謂約者也。或曰。開卷有益。而多聞多見。富於記誦者。不謂之博學而何。林子曰。詩書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余豈不之知邪。若或誦詩讀書。而耻受命於其師焉。吾見其必不能句。必不能讀。必不能達其辭。必不能通其義。又况所謂精微之致。而爲千古不傳之秘者。顧乃馳心於見聞之末。記誦之博焉。則亦安能不得人之得以爲得。而言人之言以爲言邪。

幾希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而幾希者。孔子之所謂仁也。程子亦謂之穀種。故果中之仁。穀中之種者。幾希也。蓋未發之中。一太虛也。而其機之所萌。特幾希之微爾。是故聖人知此幾希而契其機焉。所謂由仁義行者是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若君子則存此幾希而未能契其機焉。所謂行仁義者是也。必待察識。必待擴克。

林子曰。孟子之所謂幾希者。豈非我之性命。特幾希之微邪。故惟此幾希之性命也。而落於子宮之中矣。孔子則儼之以果實之仁。老子則儼之以禽鳥之丹也。由是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由是而能視能聽。能持能行。由是而能仁能義。能禮能智。由是而能聖能神。能文能武。其可得而擬議乎。其可得而測量乎。而此幾希性命也。不謂之仁。不謂之丹。而何。豈曰以此而在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

千百斯男。生生而無盡哉。亦且以此而出世間也。兩精相搏而神應之。百千萬億。化化而無窮矣。

舜明於庶物

林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此幾希也。人人具足。無欠無餘。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其厚乎。所謂性善者是也。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舜則無所於存而無不存也。故自能明庶物。而盡人物之性也。自能察人倫。而爲人倫之至也。自能當仁而仁。當義而義。率而行之。無所於強也。所謂幾希者。一也。而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者。一以貫之也。若楊墨者。爲仁而害仁。爲義而害義。至於無父無君。而卒流於禽獸之歸者。以其馳騖於外。不知幾希。不知性善。不知仁義之根於心也。

林子曰。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集註有之。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以行之。其曰根心而出。

者。豈非其不安排擬議。出乎其性。而以利爲本。與。而曰勉強以行之者。又豈非揚子爲我以爲義。墨子兼愛以爲仁。告子戕賊人以爲仁義。有以爲之。而失之鑿與。

林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而大舜之所以盡性而至命者。不過有此幾希爾。故惟此幾希也。而萬物皆備於我矣。豈曰擴之足以配天地焉已哉。亦且能運虛空。故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林子曰。盡其性者。聖人也。拂其性則禽獸矣。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朱子曰。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諸生甚母曰。聖人不可爲也。不爲聖人。便入禽獸。存亡之幾。可不知所慎乎。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林子曰。上帝降衷。厥有恒性。是性也者。故也。我固有之也。所謂溫故之故是也。林子曰。故也者。命之自天。與生俱生。是蓋天

下古今。人人俱足。而其本來原有此故物也。以故感故。故故相通。而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豈非故也者。乃天下古今人人之所公共。而愚夫愚婦之可以與知而與能邪。易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民之故也。一而已矣。若也不明於天之道。而曰能察於民之故者。未也。

林子曰。夫故也者。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所公共之物也。而大人之所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者。其能有外於我之故邪。

林子曰。天惟其有此故也。故天不勞。而星辰之所以森列也。聖人惟其有此故也。故聖人不勞。而變化之所以無方也。

林子曰。言故而不及於利者。非以明性也。故利也者。性而情之者利也。又曰。以迹而求天之故。則天可得而考矣。以情而求性之故。則性可得而明矣。

或問以利爲本。林子曰。豈非釋氏之所謂在  
事之先。取以本利者乎。惟其本而利也。故其  
以利爲本。而孔子則罕言利者何也。惟此利  
字。不有顏曾。夫誰得而言之。故曰罕言。繫辭  
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利也者。不屬  
於擬議。而亦無事於擬議。自能成其變化。順  
以出之。而無所於爲也。其曰擬議而成其變  
化者。豈非所謂下學。致曲而誠之之功。以造  
於上達。而動而變而化之地邪。故擬議者可  
得而言之。而使由也。而利則不可得而言之  
而使知也。

林子曰。繼善性本空。故者取本利。不知性本  
空。不知故本利。欲言能無擬。欲動能無議。言  
動而擬議。擬議却非是。果能成變化。更不復  
擬議。

林子曰。故者以利爲本。而安排。而擬議。則失  
其所以爲故矣。  
林生自周問本利。林子曰。余嘗得之易矣。易



曰。將以順性命之理。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而陽之。陽而陰之。天何爲哉。剛而柔之。柔而剛之。地何爲哉。仁而義之。義而仁之。聖何爲哉。故曰。故者以利爲本。

君子有終身之憂

林子曰。君子終日乾乾而不息者。憂其道之不明於吾身也。吾身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天下也。天下明矣。又憂其道之不明於後世也。夫憂其道不明於吾身。所謂爲仁由己。我之憂可得而釋也。而其道不明於天下。及於後世。君子不能致力於其間。此其所以有終身之憂。而不能一日忘於其懷矣。

何以異於人哉

林子曰。人皆曰聖人之異乎人也。而余則曰人之異乎聖人也。聖人每同人以爲道。而人每異聖人以爲人。

林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觀聖人之外一衆

庶也。安汝止而執厥中。觀聖人之內一聖人也。

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

林子曰。良人之妻妾。今也或是之亡也。噫。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林子曰。以天子之子。事舜於畎畝。舜將何以待之。况九男焉。而丹朱之。又傲邪。以天子之女。釐降於匹夫。舜將何以刑之。况二女乎。而同居之。又難邪。若帝堯者。可謂善試舜矣。

林子曰。楚先生嘗謂余曰。舜之父母及弟象。語其心。則足以殺舜。然舜之有天下也。實惟其父母及弟象之功。若父不頑。母不嚚。弟象不傲。則舜之玄德。四岳安得而舉之。帝堯安得而聞之。又曰。舜上父母。下惟弟象。父母及弟象。嘗欲殺舜。則其怨詈訕毀。以暴其惡於人者。何所不至。而邑人聚人都人。不信其父母及弟象之言。而信舜之心者。何邪。舜不幸遭人倫之變。其亦詩之所謂他山之石。孟子

之所謂拂亂其所爲者與。

四罪而天下咸服

昔者善財童子。叅無厭足王。無量猛卒。執持  
器仗。無量衆生。各犯王法。或斬其頭。或斷其  
手。善財見已。而作是言。云何於此。而欲求法  
邪。王告善財。我得菩薩如幻三昧。林子曰。昔  
者舜之誅四凶也。而程子則曰。可怒在彼。已  
何與焉。若舜者。其亦所謂如幻三昧者與。無  
厭足王。又有言曰。如我心者。寧於未來受無  
間苦。終不忍發一念。以與一蚊一蟻。而作苦  
事。况復人邪。若夫二乘。與諸小機者。流惡足  
以語此。

林子曰。四凶之罪。虞舜之慈悲也。少正卯之  
誅。孔子之慈悲也。

林子曰。無故不殺者。慈悲也。有罪必刑者。慈  
悲也。

廷柱生問曰。釋氏之慈悲也。則刑不用矣。如  
天下何。林子曰。慈悲者仁也。人仁矣。顧不可

以爲天下邪。故刑期無刑者。慈悲也。罰不善人以安善人者。慈悲也。

林子曰。漢文帝奉黃老而除肉刑。隋文帝事浮屠而釋流罪。吾恐黃老之清淨。浮屠之慈悲。似不如是也。

### 放勳乃殂落

林子曰。殂者。神氣歸天。道家之所謂長生久視。白日飛昇者是也。落者。體魄歸地。釋家之所謂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者是也。

### 文辭意志

林子曰。何者謂之辭。辭也者。辭也。達其意而命以辭者。辭也。何者謂之文。文也者。文也。脩其辭而飾以文者。文也。故作者之飾以文矣。而有乖乎草創之初焉。不可也。作者之達其意矣。而有戾乎念慮之微焉。不可也。故北山之詩怨矣。其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意之命乎辭者。何其怨之深也。而詩人之志。有不從可知乎。雲漢之詩憂矣。其詩曰。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意之命乎辭者。何其憂之至也。而詩人之志又不從可知乎。

林子曰。意也者志也。志也者意也。志與意一也。亦無人我。亦無古今。說者設以其身焉。處之則說者之意。作者之志。有不相爲感通者哉。固有人我不得而二之。古今不得而違之者。然而命乎辭者意也。意則本乎志矣。故志在於思歸也。而意之命乎辭者能無怨乎。志在於爲民也。而意之命乎辭者能無憂乎。

以意逆志

林子曰。逆也者。逆也。度之之義也。以意逆志。以心度心也。

林子曰。三教之書。類多寓言。故女媧非補天也。帝堯非射日也。齊人必非丐。鄰人必不盜雞。朱漫豈精屠龍之技。梁鴛豈擅馴虎之能。至於水火之入。蕉鹿之夢。草木之俱去。獼猴之習定。鬪雞解牛之義。斷臂割體之忱。玄微之旨。都在言外。余於是知信而惑之者非

也。惟而辯之者亦非也。

林子曰。煉石補天者。以脩復五常於吾心之天也。射日落鳥者。以頓消天變於帝德之盛也。丐乞之喻。昏夜之乞哀也。盜雞之喻。遷善之不勇也。謂朱漫之屠龍也。豈不以技之至者。無所售於時。猶道之大者。無所容於世與。謂梁騫之馴虎也。豈不以物之至暴者。尚可必養而馴。猶人之至愚者。亦可以善而化歟。水火之入。超神以外形也。蕉鹿之夢。處世亦大夢也。謂草木之俱去者。不曰法身之妙用乎。謂獼猴之習定者。不曰幻心之生滅乎。鬪雞之義者。動亦靜也。解牛之義者。知養生也。至於學道之至誠。能忘乎臂。而不嗔之大定。不有其身者。豈真有是事者哉。亦寓言也。故信而惑之者。誕孰甚焉。惟而辯之者。愚孰甚焉。此三教之所由以分者。皆不達乎古人寓言之微旨也。

林子曰。老子之道。至莊子而益明。亦至莊子

而益晦。或問曰：何謂也？林子曰：能逆其寓言之微，則道爲益明。惟習其無端涯之詞，則道爲益晦。

兆詰問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捭斗折衡而民不爭，何謂也？林子曰：以聖人字而觀之，便識老子之心矣。豈有尊之爲聖人而固譏之邪？善哉！莊子有言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是聖人之利天下者少而害天下者多也。豈非以竊聖人之道而援以爲奸者歟？

子獨不觀老子之言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其方用兵也，必不銷鋒鉏，鑄以坐視其危，則其當立制也，亦豈捭斗折衡以空抱其信哉？蓋傷時俗之流弊，不能復如洪荒之無事也。故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林子曰：堯舜之禪受也，則曰天與之；湯武之放伐也，則曰天命誅之；紀之詩若書，而曰天曰帝者，何限也？若後世之矯誣也，率以聖人

爲口實焉。故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天與賢則與賢

林子曰。或者以爲武王旣殺商受。何不遜其位於微子啓。而白其心於天下萬世哉。是內不足以自信。恐人之議已者之言也。蓋未達乎天命曆數之微矣。故堯舜之禪讓也。天之與賢也。湯武之放伐也。亦天之與賢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林子曰。人而善也。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人而不善也。亦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壽有夭。善而貴也。富也。壽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賤有貧有夭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不善而賤也。貧也。夭也。理之常也。而或有貴有富有壽者。何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然此皆在外者也。而非君子之所患也。

林子曰。人而善也。而賤而貧而夭焉。則自有貴有富有壽者存矣。人而不善也。而貴而富



而壽焉。則自有賤有貧有夭者存矣。故君子不以貴爲貴。不以賤爲賤。不以富爲富。不以貧爲貧。不以壽爲壽。不以夭爲夭。

自任之重

林子曰。始則放桀以革夏正。終則放太甲以定商邦。蓋達於立君爲民之微。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也。

林子曰。聖人之於天下也。家之於百姓也。子之其曰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者。子而愛之也。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愛而教之也。

林子曰。達而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伊尹也。窮而自任以萬世之重者。孔子也。

歸潔其身而已矣

林子曰。苟可以仕。謂我爲任可也。苟可以處。謂我爲果可也。故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林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故用

之則行。雖佛肸之召亦往焉。然其退必以義也。故受女樂則去之。視蜚鴈則去之。或者以其視蜚鴈也而去之。似有傷於果。殊不知禮貌既衰。則無用我之意矣。而猶然栖栖於利祿之間而不去。豈所謂不可則止之大臣而舍之則藏之義與。

伯夷聖之清者也

論語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而孟子則曰。聖之清者何也。林子曰。此所謂聖者。以其力之所至而造其極者言之也。故曰。聖譬則力也。其至爾力也。又曰。伯夷極其清之所至而爲清之聖者也。柳下惠極其和之所至而爲和之聖者也。猶杜甫極其詩之所至而爲詩之聖者也。張旭極其草之所至而爲草之聖者也。或曰。杜甫張旭。特技爾。豈其倫邪。然而能造其極而不可以復加焉者。似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若隘與不恭也。豈其大而化之之聖哉。

林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以其心之聖。無方而無體也。若清若和若任。則有方有體。而非其心之聖之神矣。

貴貴尊賢

林子曰。朝廷不可不尊。師道不可不重。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爲其多聞也

或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而子旣非之矣。其曰爲其多聞也。則孟子之言亦非歟。林子曰。孟子之言何可非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又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又曰。何謂尚志。仁義而已矣。卽孟子之所學。與其所以事乎其君。皆仁義也。顧謂賢者之多聞。而有外於仁義乎。夫賢者之多聞也。或聞之於古。或聞之於今。如何而謂之仁。如何而謂之非仁。而天子則資之以仁其身。以仁天下。而正之也。如何而謂之義。如何而

謂之非義。而天子則資之以義其身。以義天下。而正之也。若必卽凡天下之物。至於不可勝紀也。而日陳於天子之前。曰如何而謂之表。如何而謂之裏。如何而謂之精。如何而謂之粗。則是使天子日散精神於小知。且不暇矣。而奚暇以治天下國家哉。

### 性善仁義

兆豸生問性。林子曰。性至無也。亦至有也。兆豸曰。何謂也。林子曰。四端具焉。未嘗有四端也。萬物備焉。未嘗有萬物也。然則老子何謂於仁義而槌提之。林子曰。老子豈以仁義為不美也。而故槌提之哉。蓋性立天下之有。而為天下之大本也。故性立而仁義自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所謂本立道生。感而遂通之故也。故舍性以為仁。未必不害仁也。舍性以為義。未必不害義也。於是知孟子之仁義。蓋有得於性善者也。

義內

林子曰。仁內也。義非外也。蓋仁居其中也。而其所行之宜者皆由此中出矣。此孟子義內之旨也。

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孟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郭生起汾問。何以謂之敬。林子曰。禮者敬而已矣。禮以復仁。敬以直內也。孟子曰。仁人心也。而一點真心。孔子每以仁名之者。宋儒所謂杏仁桃仁是也。故仁在其中。而其所以見乎其外者。無有不宜也。敬以直內。而其所以見乎其外者。無有不方也。

性情才

林子曰。孔孟而下。無人識性字之義。故人之性必善也。猶水之性必潤下也。火之性必炎上也。參之性必補人也。砒之性必殺人也。醫家所謂燒藥存性者。性也。

孟子道性善矣。而有性不善者何也。林子曰。此乃氣質之性也。張子厚曰。形而後有氣質。

之性。故目形也。而目之性必悅色。耳形也。而耳之性必悅聲。若夫天命之性。未發之中也。至虛無我。豈有不善。故有善無不善者。天命之性也。有善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然天命之性。雖無不善。而分量之大。又無不包。夫性之分量。既無不包矣。是故古之聖人。欲以盡其性也。天地且思以位之。而况人乎。萬物且思以育之。而况人乎。鳥獸魚鼈。且思以咸若之。而况人乎。凡有血氣。且思以施及之。而况人乎。

夫性一也。而張子厚則有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之不同者。何也。林子曰。張子厚。天地氣質之說。乃孟子有性有命之旨也。然天地之性。固皆善矣。而氣質之性。則有善有不善者。何也。林子曰。天地之性。性也。性而後有氣。氣而後有質。故有清有濁。有厚有薄。而始有善有不善矣。若夫天地之性。性而已矣。未始有氣也。未始有質也。何清何濁。何厚何薄。夫豈其

有不善也哉。

林子曰。遇君而忠心生。遇父而孝心生者。情也。欲爲忠卽能忠。欲爲孝卽能孝者。才也。此經生之所嘗談者。然而才則本於情也。情則本於性也。孟子曰。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此豈人之情也哉。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曰才本於氣也。豈其然哉。夫才旣善矣。而曰不才者。何歟。林子曰。才本善也。枉其才而不善也。故曰不才。

夫均是才也。而又曰小有才者何也。林子曰。天之降才本不殊也。鑿其知而小之。故小。若禹臯稷契伯益。與夫周公之才。而孔子以爲難而美之者。蓋亦不枉其才。不鑿其知。性情之而已矣。然則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者。非歟。林子曰。何可非也。其曰才善者。卽孟子所謂良能。本之性情者。德也。其曰陷溺其心。禽獸不遠者。卽後世所謂才勝德者。不本之性情而不才也。

林子曰。感而遂通者。情也。行所無事者。才也。若有所擬議而失之鑿焉。卽不名情。卽不名才。卽情與才之不本於性也。故善言性者。以利爲本。

林子曰。性之而情者。利也。故其情善。性之而才者。利也。故其才善。

林子曰。性在作用。以利爲本也。性在作用。無行而不與也。性在作用。不思不勉。從容而中道也。性在作用。施於四體。不言而自喻也。

異見。王因問波羅提尊者。何者是佛。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



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林子曰。亦孟子所謂因情驗性之旨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

林子曰。聖人形。凡民之形。則亦心。凡民之心也。凡民形。聖人之形。則亦心。聖人之心也。形其形也。而謂其形之不類也。可乎哉。心其心也。而謂其心之不類也。可乎哉。

林子曰。萬形一形也。而或有不類者。蓋陰陽雜揉之氣也。而心則無陰無陽。不屬於氣矣。又焉有不類之真心者哉。

理義之悅我心

林子曰。理義之悅心者。心之悅理義也。知之而好。好之而樂。以復此心之本體也。能無悅乎。

夜氣

林子曰。夜氣清明。而天理則常存矣。乍見之頃。亦夜氣也。而反覆牴牾。內交要譽。則情蕩

而性牽矣。豈其所謂本來面目。而能復其初邪。

林子曰。聖人之心。純乎仁也。而造次顛沛。無非夜氣之清明矣。

林子曰。聖人之道。道同天地之道者。以聖人之心。心同天地之心也。聖人之心。既同天地之心。則吾人之心。豈有異於聖人之心邪。其所以喪其良心。而與聖人異者。豈謂無其故哉。故平日之氣。猶聖人也。而旦晝梏亡。則禽獸矣。至於梏之反覆。夜氣不存。是亦禽獸而已矣。舍其心之聖人。而不爲。而卒流於禽獸之歸也。豈不大可哀哉。

操存舍亡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而曰萬幾者。何也。林子曰。周子所謂幾善惡者。幾也。倏忽而善。倏忽而惡。一日二日之間。且至萬焉。邵康節曰。寧知虛過死萬遍。恰似不曾生一般。皆

指此心之生滅者言之。又問天工人代之旨。林子曰。天子之事。皆天之事也。天無心也。而安有幾。而安有幾之善惡。而倏忽而善。而倏忽而惡。便是有心。而與天不相似矣。豈曰能代天事。然而曰無教逸。欲有邦者何也。林子曰。夫幾則有善惡矣。而况以逸欲之心處之乎。善不勝惡。而有邦之衆。則皆效而尤之。不謂之我有以教之。而何。故曰無教逸。欲有邦。此唐虞之所以兢兢業業。有天下而不與也。或問何者謂之操。林子曰。譬匹夫懷璧。而心在於璧焉。惟恐盜也。得竊而有之矣。

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若必於忿而懲之。於慾而窒之。而不審其所由來也。以實用其力焉。則爲學之功。不旣踈乎。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夫忿之不懲也。慾之不窒也。豈非所謂舍之而亡邪。故敬則自不亡也。或亡矣。則亦操而存之爾。夫旣敬矣。夫旣操而存之矣。則又安有忿而可懲。有慾而可窒邪。昔者有苗

負固不服。帝乃誕敷文德。而七旬來格。故主敬以存心者。爲學之先務也。敷德以懷遠者。爲治之大端也。

或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是心之本體歟。林子曰。心之寂然不動者。心之本體也。莫知其鄉。卽出入也。出入卽存亡也。而操之則存者。乃孔孟之所以教人。以求放心。而存成性焉者也。

窮乏得我

林子曰。古人有財。類能施之。故凡若所識得我者。抑又下矣。

仁人心也

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願學孔子者也。而釋其仁也。則曰。人心也。心卽仁。仁卽心。而心之生生者。仁也。

楊龜山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林子曰。

孔子言仁。亦有最爲親切處。復禮爲仁是也。或問玄牝之說。林子曰。玄牝之門。譬蓮子也。而非堯舜之所謂中者乎。爲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而非孔子之所謂一者乎。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而非余之所謂一在於中之中者一乎。故曰。仁人心也。而釋氏之所謂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亦是此意。由是觀之。三教之道。曷嘗有不同哉。但後世之儒。元不識仁。而溺聞以支。後世之道。元不識根。而玄遠以蕩。後世之釋。元不識心。而苦空以槁。此三氏之教所由裂而分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或問何謂放心。何以求之。林子曰。心之放於聲也。從而求之以歸於腔子裏者。存心也。心之放於色也。從而求之以歸於腔子裏者。存心也。時時而求之。時時而存之。存之既久。心斯存矣。然而自放之。而自求之。而自存之。奚必學於人而問於人邪。林子曰。自有孔門心

法者在焉。不學不問。安得而知之。時有儒流胡姓者。自以爲能知心學之大。林子曰。何以事心。而事心之法。子其知之乎。胡姓者曰。事心豈有法邪。林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事心之法也。何以謂之放心。何以求之。胡姓者曰。卽此便是心學。而又焉用法爲邪。林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而其所以求雞犬者。豈無其法邪。胡姓者曰。事心之大。姑且未論。而其所以求雞犬者。豈有其法乎。林子曰。夫求雞犬之法。孰不能知之。特以其瑣細鄙事。而吾子弗之察爾。故犬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慎其出入之門乎。雞放矣。能無求之之法。而處以棲息之地乎。若吾心之難馭也。蓋有甚於雞犬之放逸矣。操之而存。舍之而亡。而出入之門。棲息之地。真不可不知也。於是胡姓者。遂問吾心出入之門。棲息之地。林子曰。吾心出入之門。棲息之地。是乃堯舜之中。孔子之一。所謂腔

子裏者是也。又問腔子裏。林子曰。此所謂腔子裏者。豈佛之所謂肉團心者哉。乃我之真去處。易所謂殊途而同歸者。同歸於此也。百慮而一致者。一致於此也。又問真去處。林子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者。以此真心退而藏之於我之真去處也。故真去處也者。乃我之真腔子裏也。若以肉團之心而爲我之腔子裏。殆非退藏於密之真實義也。

林子曰。人有人心。亦有天心。欲識天心。先空人心。惟此天心。卽汝真心。真心是性。真性是心。湛然常寂者心。寂而常感者心。汝甚母以思慮心爲汝真心。惟汝真心。卽我之心。惟我真心。卽天下人之心。天下人真心。卽萬古聖人之心。萬古聖人真心。卽天地之心。惟此真心。通天地人心。惟此真心。歷萬億劫不壞心。爲學初心。先求放心。心無出入。方識真心。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林子曰。心之聖人者。真心也。人人本自有之。

而無有不善者。故曰性善。或爲色所交。而起其色心。遂以色心而蔽其真心。或爲利所交。而起其利心。遂以利心而蔽其真心。故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或問物交物之物。與格物之物也。有以異乎。林子曰。無以異也。心之未交於物者。至善也。既交於物。爲物所引。而始失其初矣。故格物也者。乃所以復吾心至善之地。而爲學者作聖之功也。

記曰。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林子曰。若爲物所交。則必爲物所引。若爲物所引。則必爲物所化。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是亦物也。此乃釋氏輪迴之大義也。

林子曰。卽物卽心。而人安能離物以冥心也。至於爲物所化。而滅天理。而窮人欲焉。豈曰物之不善邪。其所以逐於物而化於物者。非也。故大學所謂格物者。非格物也。格其心之



化於物者物也。

或問曰。心豈有物邪。林子曰。記曰。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豈有欲邪。心之物。性之欲也。故聖人忘物者也。賢人格物者也。常人逐於物者也。聖人無欲者也。賢人寡欲者也。常人動於欲者也。

林子曰。離物者心也。不離物者心也。若不離物。心亦妄也。若必離物。心亦妄也。

林子曰。心能離物。故能不物於物。

林子曰。心能離物。便是離妄。離物離妄。方名真心。

林子曰。心本無妄。物之者妄。心本無物。妄卽是物。

人皆可以爲堯舜

林子每以人皆堯舜語諸生。或問農與工商。抑亦可以爲堯爲舜與。林子曰。古人有言曰。道不以微賤而不與。而子以爲古先聖賢。必皆士者而後能爲哉。而耕稼陶漁。版築魚鹽。

更無復有堯有舜有伊有傅有膠鬲者流。生乎其間哉。若苟以是心至矣。藉使非堯非舜非伊非傅非膠鬲者流。其可卽以不能堯不能舜不能伊不能傅不能膠鬲而遽棄之。以阻其向善之心哉。故曰歸斯受之矣。此孟子之所以必道性善而言稱堯舜也。

夫堯舜旣曰可得而學矣。而其所以學堯舜之學也。必如之何而後可。林子曰。敬者德之聚也。而學堯舜之學者。亦敬以聚之而已爾。

故時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也。心聚於中而言。則謂之言堯舜之言矣。時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也。心聚於中而行。則謂之行堯舜之行矣。無一時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時而不心乎堯舜矣。無一刻而不心聚於中也。則無一刻而不心乎堯舜矣。由此而進進不已焉。斯謂之允執厥中。而學堯舜之學矣。孰謂堯舜之不可爲邪。

林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本體之常明。

本與聖人不異也。

儲子得之平陸

林子曰。子以儲子既曰得之平陸矣。而以幣交而不之受也。不亦可乎。受矣。而又不之見也。則亦不能無惑矣。區區嘗考古聖賢之所以往來交際者。自有天則存焉。不違道。不越禮。孟子曰。其交也以道。斯孔子受之矣。彼既以道而交矣。而孟子焉得違道而不受邪。禮曰。來而不往。非禮也。彼既不以禮而來矣。而孟子焉得越禮而必往邪。要之古聖賢之所知者。道而已矣。禮而已矣。若夫五十鎰。七十鎰。百鎰。蓋自孔子孟視之。特一芥爾。而况於幣交之細者乎。故可受則受。不可受則不受。可見則見。不可見則不見。此乃聖賢居身之珍。而天下萬世莫之能違。莫之能越也。林子曰。取與之道。惟視義之可否。故伊尹之一介千駟。惟其義也。孟子之百鎰七十鎰五十鎰。惟其義也。

林子曰。子以之齊。不見儲子。終不免有巖巖氣象。區區亦未敢以爲然。若儲子則未之先也。而之齊而不之見者。豈非孟子禮義之中正邪。

### 動心忍性

林子曰。金不煉。其能精乎。玉不琢。其能器乎。木不繩。其能正乎。不困心。不衡慮。其能作乎。不徵色。不發聲。其能喻乎。不動心。不忍性。其能當天下之大任乎。

林生欲入山隱居。告之林子。林子曰。如子所見。謂之求靜。則可。謂之修道。則非也。林生曰。以山之靜也。顧不可以修道歟。林子曰。譬之金焉。愈試之火。則愈精矣。故周旋於人倫日用之間者。金之火也。林生未達。林子曰。天地之性。吾之真金也。人人之所必有者。氣質之性。金之濁滓也。上智之所不能無者。若以人倫日用之火。而日煉之。則氣質之性。日除。氣質之性。日除。則天地之性。自見。故堯舜之父

子也。湯武之君臣也。周公之兄弟也。仲尼之  
夫婦也。乃人倫日用之火之最大者。而數聖  
人者。惟能以其火而日煉之。遂得以動心忍  
性。而成其盛德大業矣。然道釋之書。不有言  
乎。道書曰。何必深山守靜。孤又曰。鬧處煉神。  
釋書曰。雖不出家。於道亦得。又曰。喧鬧繁擾。  
何處而非道場。毀罵叱辱。何者非我本師。亦  
所以煉其金。而日試之於人倫日用之火也。  
今吾子顧乃欲入山隱居去矣。猶襲金而笥  
之。是金之未試於火也。金未試於火。則金必  
不能精。吾子甚無襲金而笥之。以求靜於山  
也。於是林生不復有入山之志。遂借其火於  
人倫日用之間。

生於憂患

林子曰。不夏臺。其能湯乎。不羗里。其能文王  
乎。不陳蔡。其能孔子乎。此皆以聖人之金。試  
之以蒙難之烈火矣。豈復有渣滓之未化。而  
有待於煉邪。無所待於煉。而復煉之。不謂之

聖人之金。已精而益精。而盛德至善。難乎其  
爲繼者。殆爲是爾。

盡心知性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或問何以盡之。  
林子曰。盡有二義。心有天心。有人心。若所謂  
人心者。是乃思慮之心也。思慮之心。乃所以  
迷乎其性也。若或不能盡去此思慮之心。而  
得其虛靈之本體焉。則是性也。豈其可得而  
知邪。故必思慮之心既盡。而後真性之機自  
見矣。感而常寂。本體昭然。其所謂天心者。是  
乃何思何慮之心也。何思何慮。心之本體然  
也。故天無不覆也。亦且不足以擬此心之大。  
地無不載也。亦且不足以擬此心之廣。若或  
不能盡此心之分量。而若是其大且廣焉。則  
是性也。豈其可得而知邪。蓋真心是性。真性  
是心。而心之無所不統者。乃性之無所不包  
也。

林子曰。盡也者。盡之也。心無其心。而性之者。

盡之也。盡字當對存字看。故存心也者。猶有待於存。與聖人之盡心。而心復爲性者。自不同也。養性也者。猶有待於養。與聖人之知性。而性自我立者。自不同也。事天也者。猶有待於事。與聖人之知天。而與天爲一者。自不同也。

林子曰。未能盡心。而存心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知性。而養性之功。不可不知也。未能知天。而事天之功。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儒氏之存心。養性。道氏之修心。煉性也。儒氏之盡心。知性。釋氏之明心。見性也。然而二氏心性之學。異與。林子曰。心有未明。能無修乎。性有未見。能無煉乎。

林子倡道。每以度世爲教。或人愕然異之。來見林子。林子曰。汝無異也。汝知汝之心。本自廣大。包羅天地萬物。而無有能外之者乎。汝今尚未見性。則又安能不以度世之教爲異也。或人乃問。何者爲性。何以能見性也。願夫

子明言之以教我也。林子曰。釋氏之見性。儒  
氏之知性也。今汝未能盡心。安能知性。未能  
明心。安能見性。余昔者嘗有言曰。知性性知。  
非智能知。見性性見。非眼能見。夫既不可得  
而知。不可得而見矣。余將何言。余將何以教  
汝也。汝今且依余所授盡心明心要法。勤而  
行之。久則自當有悟入處。既有悟入。便有真  
知。既有悟入。便有真見。真知無知。無知者知。  
名爲性知。真見無見。無見者見。名爲性見。無  
可測識。性不屬知。無可想像。性不屬見。性不  
屬知。何以曰知。性不屬見。何以曰見。自性自  
知。自性自見。自性自悟。自性自度。既曰自悟。  
非由人悟。既曰自度。非由人度。盡心明心。自  
悟自度。機非在我。自非我義。神理自彰。不可  
度量。如是而悟。非我能悟。如是而度。非我能  
度。非我能悟。正覺正悟。非我能度。正覺正度。  
余將何言。余將何以教汝也。

立命



林子曰。盡心知性。知性知天。釋氏所謂最上一乘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者。是乃入門之一工夫也。心既存矣。性既養矣。而命不可不立也。然而立命。又在於脩身。子昇生問性命之學。何以脩身爲哉。林子曰。古先聖人所謂心身性命之學。缺一不可也。若或以心之神。寄於肉團心矣。能不懂懂往來。朋從爾思乎。降而伏之於吾身之中。心則蘊而爲性矣。心蘊而性。故能夭壽不貳。性豈不由此而盡。命豈不由此而立邪。

林子曰。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此言天卽命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蓋性本於命。命出於天。天也者。自然而已矣。然我之天則自然有是命。而我之命則自然有是性也。書曰。自作元命。豈非所謂命自我立。而我命由我不由天邪。或人異之。林子曰。不足異也。此乃盡性至命之一大明驗也。故我能自立。我之真性命也。則我之性命不屬於天也。明矣。不曰

我之真性命不屬於天。而我之真性命亦且不屬於我矣。不曰我之真性命不屬於天。而天之真性命亦且不屬於天矣。我也者。真我也。真我無我。而天之所以爲天者。豈不以天之真我能生天乎。我之所以爲我者。豈不以我之真我能生我乎。故天之真我。天固不可得而我之。而我之真我。天亦不可得而我之。故曰我命由我不由天。

林子曰。知命則可以仁吾身。可以仁斯人。可以仁萬物。可以仁天。仁地。天地人物皆是吾身之一氣。而吾身之氣。豈不流行於天地。長育乎人物邪。然氣原於命。故天地人物之氣。皆是我之氣。則天地人物之命。皆是我之命。由是觀之。天地人物之氣。雖有壞時。而天地人物之命。安有壞時。夫我之命。旣與天地人物爲命矣。則這箇天地。雖有壞時。而那箇天地。亦開亦闢。我與天地同其開闢。而安有壞時。這箇人物。雖有壞時。而那箇人物。化化生

生。我與人物同其化生。而安有壞時。而欲盡性。以至命者。不可不知也。

林子曰。聖人之至命。非曰能了己之命焉。已也。亦且能了人了物之命矣。非曰能了人了物之命焉。已也。亦且能了天了地之命矣。蓋天地人物。莫非我也。天地人物之命。莫非我之命也。我既能了己之命矣。則天地人物。自有不壞者在焉。此聖人盡性至命之極功也。林子曰。人能了性命。虛空都是我。人能了性命。虛空不是我。而曰虛空不是我者。豈非以我有所以能運虛空者在乎。

孟子曰。盡心知性。釋氏亦曰。明心了性。易曰。盡性至命。道家亦曰。性命雙脩。曰。心曰性。曰命之既同。則天下之道原於一矣。釋氏之歸一。道家之得一。儒者之一貫。蓋謂此也。雖然。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其所謂一者。是天地且不能違矣。若後世三門者流。不知心身性命之學之爲何如也。而強辯論之。如何而

爲心。如何而爲身。如何而爲性。如何而爲命。曾不足給孺兒。而三聖之至道。從此而益晦矣。噫。

林子曰。世之儒者。問之以盡心知性之旨。則亦未之知也。若語之以明心了性。則曰非吾儒者之所謂道也。假使以盡心知性句雜之佛書中。吾知其必以爲非也。又假使以明心了性句雜之儒書中。吾知其必以爲是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時有以羽化飛騰之術。長生不死之訣。訪於林子。林子曰。兆恩嘗考三氏之書。黃帝住世百十有一年。釋迦七十有九。老聃九十。孔子七十有三。都無羽化飛騰之術。又無長生不死之訣。顧兆恩何人也。焉能獨異。天惟命之。我惟全之。朝兢夕惕。不逸不豫。庶幾或能於身死之際。如黃帝之仙去。帝堯之殂落。一點清靈。在天不昧。此則兆恩羽化飛騰之至術也。至於歸天之神氣。期與天地相爲炳煥。相

爲往還而闡明三教之微旨。又期與黃帝老子孔子釋迦相爲存亡。相爲始終。此則兆恩長生不死之要訣也。

浙有陳姓者。以接命之術獻之林子。林子曰。命定之天。是雖司命者亦無得而易之。而况人乎。若縱得而接之。亦非所謂順受其正也。老子曰。我尚自頭白。誰能得久全。劉長生曰。奈何憑假身以求長生。

萬物皆備於我矣。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譬之鏡焉。而萬象之森羅也。涵矣。

林子曰。何處不是天。何處不是地。何處不是我。何處不是剛大之氣。何處不是我。天地之內。天地之外。何處不是太虛。何處不是我。惟其天地皆我也。故盈天地間皆物也。則皆備於我也。惟其太虛皆我也。故天地亦物也。亦在太虛之中。而亦備於我也。

或曰。天地之用。皆我之用歟。林子曰。我之用。

皆天地之用也。故無不覆載者。我之用。天地之用也。無不照臨者。我之用。天地之用也。以運以行。以屈以伸。以流以峙。以化以生。我之用。天地之用也。若必曰何者是天地之用也。何者是我之用也。卽與天地不相似矣。若必曰天地之用而爲我之用也。卽與天地不相似矣。若必曰我之用而爲天地之用也。卽與天地不相似矣。故我卽天地。天地卽我也。

林子曰。我也者。我也。無我之我也。若計有我。卽不名我。

林子曰。無心則無我。無我之我。萬物皆備之我也。無我則無心。無心之心。太虛同體之心也。

或問我有我也。安得謂之無我。林子曰。有我相。則四肢百骸。皆非我也。無我相。則天地萬物。皆是我也。若必認天地萬物以爲我。則我亦非我也。故不着於我。不着於天地萬物者。真我也。

林子曰。認我爲我。則我亦有壞時。我非我也。認天地萬物爲我。則天地萬物亦有壞時。天地萬物非我也。

反身而誠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我也者。我也。我之本體。寂然不動者。誠也。反身而誠者。反之身而得。其寂然不動之本體也。既曰湯武反之也。又曰湯武身之者何也。反身而誠也。

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反身而誠。止於其所。定而能靜。靜而能安。無思無爲。斯乃謂之至誠之道矣。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寂而常感。感而常寂。天機自在。不假強爲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我無我之我也。無我之我。是名真我。又曰。反身而誠。此言身非身之身也。非身之身。是名大身。夫真我無我。今且未論。而非身大身。則將何以反之。林子曰。不以其身之身以爲身也。而以其非

身之身以爲身也。其曰反者。蓋反此非身之身而身之。以復我虛空之本體也。故非身之我而萬物則皆備之矣。然天地亦物也。其能有外於非我非身。虛空之本體乎。

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

林子曰。踐其迹而不求之心。焉能著。習其迹而不求之心。焉能察。古人有言曰。心外無道。道外無心。既不識心。豈能知道。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林子曰。分庭抗禮。諸侯不得而友也。足加帝腹。天子不得而臣也。雖云士之自重。亦在上之忘勢。有以成之也。

林子曰。三代以上。人惟以道自重。而人君亦以道爲尊。故箕子之不死。以洪範之未陳也。武王齊受丹書。而師尚父且不北面。三代以下。此意微矣。

若夫豪傑之士

黃生九思問曰。釋老之所言者。豈非孔子之



所謂性與天道。曰利曰命曰仁。不可使知之  
道乎。林子曰。然。夫不可使知之道。而釋老能  
使人知之乎。林子曰。否。不可使知之道。不能  
使人知之。而釋老必欲言之者何也。林子曰。  
亦以待夫豪傑之士爾。曰。何以謂之豪傑之  
士也。林子曰。不世出之人。而數百年或一遇  
焉。夫不世出之人。而數百年始得一遇矣。卽  
釋老言之。亦奚益哉。林子曰。古人有言曰。聖  
人者。時人之耳目也。而豪傑之士。所謂見知  
聞知者。其人也。數百年之間。而有豪傑之士  
者。出焉。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而斯道得  
以大明於世。是雖不可使知之。凡民亦有所  
待興起。而使由之爾。

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何謂也。林  
子曰。夫道固以言而顯矣。亦不以不言而不  
顯。直惟存乎其人爾。故不有豪傑之士。生乎  
其時焉。卽釋老言之。又且耳提而面命矣。而  
不可使知之道。其能使之知乎。如有豪傑之

士生乎其時焉。卽孔子不之言。則亦目擊而道存矣。而不可使知之道。其能使之不之知乎。汝甚毋以孔子之罕言之爲是。而以釋老言之之爲非也。亦毋以釋老言之之爲是。而以孔子罕言之之爲非也。要之是者。是其所喜也。非者。非其所不喜也。是者。是其所能知也。非者。非其所不能知也。此皆一隅之見。殆非古今之通論矣。

王者之臨皞皞如也

或問何謂天德。林子曰。天德也者。天地自然之德也。又問何謂王道。林子曰。所謂王道者。豈特不假仁。不假義。民不驩虞焉已哉。若有一毫安排布置之心。而不出於至誠之自然者。便非王道也。

林子曰。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故其擊壤之謠。則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此堯之所以聖神文武。而孟子之所謂民日遷善而不知

爲之者。其亦儒氏之極則邪。

或者以孔子窮而在下者。豈其以萬世爲土而王邪。林子曰。孔子非王者。王者之心也。故田我之所自有也。而我自耕之。井我之所自有也。而我自鑿之。此陶唐之民之所以忘帝堯之力。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我自常有性也。而我自秉之。我自有理義也。而我自悅之。此萬世之民之所以忘孔子之功。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矣。堯之心則曰。我何力於民也。而其民則亦曰。堯何力於我也。惟堯之不驩虞乎民。故民之不驩虞乎堯也。孔子之心則曰。我何功於萬世也。而萬世則亦曰。孔子有何功於我也。惟孔子之不驩虞乎萬世。故萬世之不驩虞乎孔子也。由此而觀之。則所謂王道者。豈必其在君相之位而後可行哉。卽其無所安排。無所布置。是亦王者之心也。故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此孔子萬世爲土。萬世之王者也。

過化存神

林子曰。不怨不庸不知者。過化也。其皆神之  
所爲乎。

君子所性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者。何謂也。或曰。性  
中有仁有義。有禮有智者。根之也。然性兮本  
虛。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則又根在何處。或  
曰。性中不有仁不有義不有禮不有智。而惻  
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則又從何而見。然而  
無仁而有仁。無義而有義。無禮而有禮。無智  
而有智。而其機之萌者。本乎性也。故曰君子  
所性。然性本空也。真空不空。而仁義禮智。乃  
其所性而有也。

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  
於面。此言心乃孔氏所謂中心之心也。夫仁  
義禮智既根於心矣。而生色粹面。乃其誠中  
形外。而爲根心之徵也。或者疑之。林子曰。孟

子之言豈欺我哉。子獨不見心愧而面卽赤。心恐而面卽青乎。而根心碎面。子又何疑焉。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林子曰。孟子之益背。易之艮背也。其曰四體不言而喻者。豈其有以命之。而動作施爲之際。固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益有盛之之義。孔子曰。洗心退藏於密。退而後之者。背也。益而藏之於背。抑非密歟。故人之始生也。因地一聲。而一點真陽落乎其中者。則生生不息之仁存焉。此孟子益背之大旨。聖賢傳授之要法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

林子曰。夫蹠天下之至惡也。而其心之聖人未始與舜異也。但舜能克其善之端。無所往而不爲善也。而蹠則縱其利之端。無所往而不爲利也。此蓋善利之幾。仁不仁之路。其端甚微。誠不可不辨也。

林子曰。昔者宋儒嘗有言曰。中間無住脚處。

余每誦斯言。未嘗不驚魂駭魄。而其所謂中間無住脚處者。豈不以利善之間。仁不仁之道。而其路頭之所由以分者。真無可住脚處邪。惟聖罔念。卽以名狂。惟狂克念。亦能作聖。出此入彼之機。其嚴如此。此君子所以日夜孳孳而不敢怠也。

子莫執中

林子曰。忘之而允執之者。堯舜之中也。外之而度取之者。子莫之中也。

林子曰。知堯舜之性之則。知堯舜之中也。若於動靜云爲之際。而求其無過不及之中焉。是亦子莫之中也。子莫度楊墨之仁義而執其中者。賊道也。

有伊尹之志則可

林子曰。就湯就桀者。任也。相齊相燕者。謀也。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其君用之

林子曰。君子之在天下也。其君用之。必如成

王之於周公也。然後得展其才。其子弟從之。必如七十子之於孔子也。然後得施其教。夫如是。則出不徒出。而其道可行於時也。處不徒處。而其道可明於後也。

舜視棄天下

林子曰。舜之受天下也。猶受一簞食也。故其棄天下也。猶棄一敝屣也。

形色天性也

林子曰。古人有言曰。有形形者。有色色者。而其所以形形而色色者。非天性而何。惟聖人爲能踐形者。以其能盡天命之性。形形而色色也。

林子曰。日月星辰。亦天之形也。孰綱維是。玄冥窈洞之中。而日月星辰之所以明。所以繫者在是矣。視聽持行。亦形之用也。孰綱維是。玄冥窈洞之中。而視聽持行之所以聰明。所以運動者在是矣。以無御有。以神合氣。聖人之所以踐形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

林子曰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豈非釋氏所謂虛空本體本體虛空而無可摸捉處邪虛空本體本體虛空乃堯舜之中也而其所謂中者中道也中道而立立此中道也豈非吾身虛空本體中之中乃堯舜虛空本體中之中邪而能者從之是亦堯舜也已

林子曰如有所立卓爾者躍如也中道而立者正所以引之也能者從之能立此中道也雖欲從之能者從之從之義一也又曰既竭吾才此其所以欲從而末由也

或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與此而立之中道同歟林子曰然然則堯舜允執厥中之中與此中道之中同歟林子曰然故中道而立者立此中道也允執厥中者執此中道也

林子曰惟此中也天下之廣居也而居之所謂心在腔子裏而以爲安宅者是也惟此中



也。天下之正位也。而立之。所謂良其止。止其所。而立不易方。思不出位者是也。惟此中也。蕩蕩平平。行之於家。而家可齊。行之於國。而國可治。行之於天下。而天下可平。以位天地。以育萬物。無所徃而不可也。故曰大道。

林子曰。天之北辰者。天之中道也。立也者。立乎其大。而孔子三十而立。亦此立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何者。謂之中行。而又謂之中道。林子曰。中道也者。中之道也。中行也者。以其能持心法。以行此中道者。中行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林子曰。夫道也者。以觀天地。而天地得以貞觀者也。以明日月。而日月得以貞明者也。以序四時。而四時得以寒暑者也。以靈鬼神。而鬼神得以屈伸者也。人之所以聖。所以神者。道也。物之所以始。所以終者。道也。此道之所。以運乎虛空之外。伸乎萬象之表。此道之所。

以至尊無對。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咸囿焉。者也。故以此道之尊而處已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此道之尊而接人也。王公遇之失其貴。晉楚遇之失其富。賁育遇之失其勇。此古之聖賢之所以生則與其道而俱生。死則與其道而俱死者。殆爲是爾。故曰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

其曰徒敝精神於無益者是矣。而曰耻一物之不知。而窮至事物以求至乎其極者。有何益哉。而謂其不敝精神者。未之有也。

林子曰。一以貫之者。知之上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耻一物之不知。而徧物以爲知者。知之下也。

好名

陳子頃曰。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余則以爲三代以上之士。亦惟恐其不好名也。使桀紂而

好堯舜之名焉。必不爲桀紂。使飛廉惡來而好臯夔之名焉。必不爲飛廉惡來。林子曰。人以我爲好名也。嫉之。是好不好名之名。是亦好名也。

合而言之者道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者道也。黃生問曰。何謂也。林子曰。仁从二从人。二其人也。若有其仁而無其人焉。則仁無所於寄。何以借假而脩其真邪。若有其人而無其仁焉。則孔子所謂罔而生也。幸而免。

士憎茲多口

林子曰。商湯夏臺。文王羑里。箕子爲奴。周公居東。古之聖賢。何嘗不遭詬訛而蒙戮辱哉。君子惟盡其在我爾。至於禍變之臨。則亦寵辱不驚而已。

林子曰。文王有崇侯虎之譖。周公有管蔡之言。孔子有武叔之毀。子思有樂朔之圍。朱文公有事魔之誚。蔡元定有佐妖之竄。真西山

有真小人之謗。魏了翁有偽君子之譏。故曰士憎茲多口。

鄭榮問曰。學道而人非之者何也。林子曰。苟其志之果堅。意之果誠也。而詬訛之來。乃吾脩身之一助也。故曰。士憎茲多口。文王孔子。猶且不免。况後世乎。故我所爲而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人也。我所爲而不善也。人苟非之者。過在已也。子曷不反而思之。我之所從。與爲善者非乎。而人之非我爲善者非乎。我

之果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未善而爲人之所非乎。我之學立異於俗而人非之乎。我之學不得不異於俗而人非之乎。君子亦惟反求諸已而已矣。而於人也何尤。

林子曰。君子爲道不爲名。小人爲名不爲道。苟爲道也。天下非之而不顧。苟爲名也。一夫言之而遂阻。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林子曰。此所謂性。乃氣質之性也。

林子曰。學莫貴於變化氣質。余屢言之矣。故其性簡者。居之以敬。其性剛者。微之以柔。其性僻者。守之以貞。其性躁者。詔之以默。其性鄙者。遠之以義。其性野者。彬之以文。其性隘者。擴之以量。其性迂者。通之以宜。其性靡者。實之以質。其性險者。易之以良。其性疎者。慎之以幾。至於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與夫凡足以動吾氣質之性。爲人之所不能忍者。而能忍之。皆變化之義也。

可欲之善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卽此可欲之善。是特幾希之微爾。惟此幾希之善也。與生俱生。乃我所性而有焉者也。而曰有諸已之謂信者。何也。豈不以日用不知。雖有若無。而謂之信有諸已不可也。如或知此可欲之善。是我之所固有者。是我之所日用者。而安之於吾身之土。以敦養之。則此善也。其不爲我之所實有。

乎。故謂之信。由此而充實。由此而光輝。積久之盛。成章而達也。夫既曰充實矣。而又曰有光輝者。何也。蓋此可欲之善。本自太虛中來。爾至靈至聖。至神至明。唐堯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表。以格上下。文王以此善也。而擴充之。以光四方。以顯西土。周公以此善也。而擴充之。明光上下。勤施四方。是其光輝之發越也。固有若是其大矣。然而始也。特其幾希之微爾。

林子曰。道之爲物也。惟恍惟惚。然雖曰惟恍惟惚。而其中則有象。又非徒想之以象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物。又非徒揣之以物焉。已也。而其中則有精。甚母曰恍惚杳冥之中。象則不可得。而象之物。則不可得。而物之精。則不可得。而精之也。而曰其精甚真者。蓋言真有此象。真有此物。真有此精。而非虛也。又何者。謂之信。信者信也。信有此象。信有此物。信有此精。而非虛也。故曰有諸已之謂信。又曰誠

之不可掩如此夫。

林子曰。譬求之昏夜之中。一無所見也。若得燭之光照焉。是則可欲也。風吹之而輒滅。而是燭之不爲我有也。明矣。設有籠以籠之。而縱有風也。得而滅乎。故善也者。燭也。聲色臭味也者。風也。腔子裏也者。籠也。滿腔子皆惻隱之心。充實之美也。光則充滿於籠之內矣。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光則兼照於籠之外矣。

今之與楊墨辯者

或者以林子之學。孔子之學也。而必欲羣道釋者流。而歸儒。而宗孔者。何也。林子曰。余嘗以道釋者流。之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而不專責之道。釋者流可也。世之儒者。不語之。以儒者之學之是。而乃證其道。釋者流之非。驅而遠之。既苙且招。卒使道釋者流。不三綱。不四業。不歸儒。不宗孔也。謂非吾黨之責與。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程明

道曰。學者須先識仁。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莫非已也。又曰。如手足之不仁。氣已  
不貫。皆不屬已。侯師聖曰。仁如一元之氣。化  
育流行。無一息間斷。道釋者流。非斯人之徒  
與。而世之儒者。以爲非已。而謂與已之不相  
屬也。豈曰仁者一體之心。而一元之氣。流行  
而有所不貫者邪。意者世之儒者。其未識仁  
乎。是則吾黨之過也。

或曰。楊墨之歸也。孟子曰。斯受之矣。其於既  
苙。又招之戒。何如是其諄諄也。設非其人也。  
而有向道之志焉。孔孟亦將何以處之。林子  
曰。不追其既往也。曰。人心易危。安保其終而  
不變乎。林子曰。不逆其將來也。

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

二之字。俱指性言。性之也者。性其性也。反之  
也者。反其性也。或問性其性。林子曰。天命之  
性。不失其初。則是能明乎善矣。故性之也者。  
性其性也。以性天命之性之初也。又問反其



性。林子曰。天命之性。稍失其初。則是不明乎善矣。故反之也者。反其性也。以反其天命之性之初也。

張生問堯舜性之。豈非能盡其性。盡人盡物。以參以贊與。林子曰。然。又問。何以謂之反之也。林子曰。亦惟反而身之爾。既反而身矣。而參前倚衡之功。不可不知也。既而擴之以配天。配地。而大生廣生焉。則誠爲無事。而廣大不足以名之。此盡性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

或問儒門之反。玄門之逆。林子曰。儒門之反。玄門之逆。命字雖殊。其旨一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順則成人。逆則成仙。故儒門者。流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者。流能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仙。復歸嬰兒。不失赤子之心。其意同也。

林子曰。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者。順也。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合虛者。逆也。故逆也者。

反也。復也。其曰反者。孟子所謂反身之反是也。其曰復者。老子所謂復命之復是也。

如琴張曾皙牧皮

莊子曰。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檀弓曰。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棄禮壞法。一至於此。而孔子不之絕者。何歟。豈其出世間法。以遊於方之外邪。而孔子猶有取焉。林子曰。非也。孔子直以其狂也。而容與之。而覆載之矣。循循善誘。俟其自化。則彼雖狂也。安知其不可幾乎道。駸駸焉而入於禮法之中乎。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故曰聖人無棄人。然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故孟子惜之。設其行也。果能顧言矣。夫豈其終於狂也哉。

君子反經而已矣

林子曰。心也者。經也。萬世不易之常經也。經也者。心也。萬世不易之常心也。故六經也者。所以洩乎其心之秘。而非以六經之文爲經也。然經之文。以文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

故經之文亦以名經。又曰。三綱五常。禮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九經。政之經也。萬世不可得而易也。而况心乎。禮非心不叙。政非心不飭。文非心不徵。

林子曰。天地聖人。無異心也。惟其無異心也。故其無異覺。惟其無異覺也。故其無異經。或問曰。天地豈有經與。林子曰。汝以何者爲經。汝豈非以聖人之六籍以爲經與。然聖人之六籍。乃聖人之經之文。而非經也。天地之所以不壞者。天地之經也。聖人之所以不死者。聖人之經也。

由堯舜至於湯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萬世以嗣續此道。統之傳者。非他也。一神之相爲感也。譬之一雌一雄。而以形交者。人咸習於所見以爲常也。至於鶴也。雄鳴風上。雌鳴風下。而卵生者。以神而交也。然猶一雌一雄。亦未足以爲異也。若水鳥之屬鴨也。一雄而衆雌。以水而交。特

一雄耳。而衆雌之雛。咸得陽以生焉。不亦異乎。然猶其匹類也。嘗觀玉兔則望月而生。孔雀則聞雷而孕。不惟非其匹類。而上天下地。又且如是之絕遠矣。然玉兔於月。猶得而望之。孔雀於雷。猶得而聞之。而孟子則曰。由堯舜至於湯。則聞而知之。其亦神之所爲乎。故神之所在。無方無體。無形交。無形不交。無一雌一雄。無上天下地。無前乎千百世之既往。無後乎千百世之方來。吾於是知以心感心。以神傳神者。聖教之大也。若口得而言之耳。得而聞之。而曰聖人之至德要道。盡在於是。終歸於見聞之小矣。

林子曰。聖人之所以曠百世而相感者。此真心也。而聖人之道。統於此矣。故曰道統。堯舜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中。以開此道統之原也。孔子得此真心。而命之曰一。以紹此道統之傳也。

林子曰。見知者。見而知此真心也。聞知者。聞

而知此真心也。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者。得宗此真心也。孟子曰予私淑諸人者。私淑此真心也。

古人有言曰。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而外心以爲道者。道其所道。而非孔孟之所謂道也。故操存也者。操存此心也。察識也者。察識此心也。擴克也者。擴克此心也。求在我而反說約者。反求此心也。孔子常言仁。而孟子則曰仁人心也。他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又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又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是心足以王矣。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夫天德王道。皆不外心如此。則亦何嘗多學多識。而外心以爲道邪。林子曰。天之所以生人者。果有厚而有薄乎。抑無厚而無薄乎。如其有厚有薄也。則余不得而知之矣。如其無厚無薄也。則我與孔子一而已矣。心身性命。我與孔子一也。三綱五常。我與孔子一也。耳目聰明。我與孔子一也。

先我而生者。既與我而爲一矣。而後孔子而  
生者。豈其與孔子有不同乎。夫去孔子之世。  
若此其甚遠也。若曾參。孔伋。孟軻。豈非見而  
知之者。然以其數則過矣。而所謂聞而知之  
者。亦未見其人邪。

此限亦所嘗多學多辯。而長心以爲直深。  
誰以心辯而曰。夫天爵王能皆不收心。故  
曰。殊四十不曉心。又曰。吳心。吳以王矣。言舉  
夫爵外心之所同。然其世野。美之外。亦又

